

杜詩集注

第一函
第七冊

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越王樓歌

宋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爲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鶴曰按新

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

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趙曰海棠記載李贇皇公云花木以海爲名

者悉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
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卽老杜
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
海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

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

出羣。感慨情全可歎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結更

落落。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
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鶴曰：北辰以喻京
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
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
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
當時不識其爲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

夢弼曰：名畫記：姜佺善畫鷹。鳥玄宗在蕃邸，倣爲尚衣奉

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卽位累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

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嚴公至縣旋有徐知道之亂因入

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瑞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大率宗法文選。撫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言也。夢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渴。不飢。

光祿坂行

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

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

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涿旦一云開元年鄭

祭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為郡縣行者不攢糧上猶惕厲未已鮑白

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
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鶴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
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
見黨合境趣自無不有耳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

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
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

不肯字入簾
一作捲簾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
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

帝怒貶遂

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
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
且進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皂蓋指漢中
王也漢二千石朱輔皂蓋鶴曰按史云漢中王貶蓬
州長史長史別駕也而公是詩云不能隨皂蓋及奉
漢中王手札詩云剖符來蜀道皆太
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

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
記梁孝王死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
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矯詩云駕言尋鳳侶乘歡俯
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之名隨地可以泛指爲鴈池
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

曾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衛對偶然。貴介之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刑森

然其自敘亦壯哉空餘枚叟在。徐陳以下復著枚叟但取稱意而已應念早升

堂。芻云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璉俱領重鎮洙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

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

枚叟自喻也

贈韋贊善別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又按

韋贊善當是韋

兄素之後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荆扉。

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還朝尚在蜀棧道中

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

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峇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
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
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日

晉阮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
爲步兵校尉宋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

夫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
州有玄武縣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元善丹青圖寫特妙題曰
世說載顧愷之嘗爲虎頭將軍舊注以爲僧相誤矣

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滄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釋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宋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曰蓮社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

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也淮南子畫墮灰而月
暈缺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圖畫缺其一面
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旁氣希曰
照或作點嘗見善本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
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
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
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

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夢今
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

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師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爲梓州別駕夢弼

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負治中別駕諸郡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爲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倣駁曰別駕古爲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夢弼曰青螺栗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袂拂帽綵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後漢書義興陳重爲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朱曰魏志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
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
相要。肥內大酒徒相要其憤憾不平語特未悉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
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幪幪忍羈旅。秋宿
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
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
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持一役耳。何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
鳳皇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洛詩頓立
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

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
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

絕而噴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韓詩外
傳黃帝卽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

帝竹
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羸無乃勞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洙曰易日中爲市夢弼曰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衡西京賦商賈百

族裨販夫婦鬻技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注云邪僞也欺僞之事自餘羸豐饒足

恃也洙曰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

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君傳衛之庶公子

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封之商君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告商君欲及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

道深矣